

讀四書叢說

一



上海涵芬樓借常
熟瞿氏鐵琴銅劍
樓藏元刊本景印
原書板匡高二十
公分寬十三公分

吳師道讀四書叢說序

讀四書叢說者金華白雲先生許君益之為其徒講說

而其徒記之、編也君師仁山金先生履祥

則學於勉

空王先生柏從登北山何先生基之門北山則學於勉

空黃公而得朱子之傳者也四書自二程子表章聲明

其旨至朱子章句集注之出折衷羣言集厥大成說者

固茂以加矣門人高第不為不多然一再傳之後不泯

滅而就微則泮渙而離真其能的然久而不失傳授之

正則未有如吾鄉諸先生也蓋自北山取語錄精義以

為發揮與章句集注相發魯益為標注點抹提挈開示

仁山於大學有疏義指義論益有考證中庸有標抹又

推所得於何王者者與其已意併載之君上承淵源之
懿雖見仁山甚晚而契誼最深天資純明而又加以堅
苦篤實之功妙理融於言表成說具於胸中向難開陳
陳無少疑滯抑揚反覆使人竦聽深思隨其淺深而有
得焉故自遠方來從學者至數百人遂為一時之盛今
觀叢說之編其于章句集註也與者白之約者暢之要
者提之異者通之畫圖以形其妙析段以顯其義至于
訓詁名物之缺考證補而未備者又詳著焉其或異義
微牾則曰自我言之則為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為詭賊
金先生有是言也此可以見其志之所存矣嗚呼欲通
四書之旨者必讀朱子之書欲讀朱子之書者必由許

君之說益非適道之津梁示學者之標的歟先是君未
沒時西州人有得其書而刊之者君聞亟使人止之且恐
記錄之差也則自取以視因得遂為善本諸生謂予嘗
辱君之知俾序其所以然竊獨惟念昔聞北山首見勉
齋臨川將別授以但熟讀四書之訓晚年悉屏諸家所
錄直以本書深玩蓋不忘付囑之意自是以來諸先生
守為家法其推明演繹者將以反朱子之約而已故能
傳緒不差閔大光明式克至於今日也又念某識君之
初嘗以持敬致知之說質於君君是之復舉朱子見延
平時其言好惡同異喜大耻小延平語以吾儒之學理
不患其不一所難分不殊耳朱子感其言精察妙契著

書數十萬言莫不由此學者於朱子之書當句讀字求
必若朱子之用功而後足以得其心此君之拳拳為人
言者也然則得君之叢說而讀之者其於君教人讀書
之法尤不可以不知也故因併著之君名謙其世余履
行與凡他經論著詳具友人張樞子長所為行述茲不
復贅云

黃潛作墓志曰先生叢說敷繹義理惟務平實嘗曰聖
賢之心盡在四書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
義廣讀者或不能悉究其義以一偏之致自異初不知
未離其範圍其可以易心求之哉

右白雲先生文懿許公所著讀書叢說六篇先生之
于元與門人俞實史等之所校讎其文字無譌舛可
誦習東陽張樞考其終始而序次其說曰古者左史
記事右史記言春秋者左史之流而書者言與事皆
記之也古書篇第至多聖人取其嘉言善行可以垂
世立教近於時切於事者定著爲書百篇凡聖賢傳
道之微旨帝王經世之大猷盡在是矣遭秦滅學漢
興掇拾補綴於焚棄之餘雖有所佚亡猶幸其不遂
埋沒而無傳於世也於是立之學官以教學于孔安
國始爲書傳辭義簡質至唐孔穎達撰正義以推演
其說其以後書說寢廣見於著錄者數十百家疲精
神瘁枯竹間有所明而其大要卒不能以出夫二家

之說焉朱子之爲經於書屬之門人蔡氏固嘗質疑問難然非若易詩之有全書也

本朝設科取士並絀衆說而專用古注疏蔡氏猶以朱子故也蔡氏之說或有未備仁山先生文安金公於書表注通鑑前編引書語中既剖析而着明之矣先生受學之久聞義之邃獨患是經之傳出於朱子之門人苟一豪之不盡則學者無所折衷非所以稱

國家崇獎訓厲之意迺研精覃思博求其義爲之圖說以示學者使人人易知焉於是言行並彰細大畢備書之與義微旨至此無餘蘊矣叢說中所引傳疏諸家之說或采掇其辭而易置其次不必盡如舊也蓋皆有所裁定而畢致其意非徒隨文引援而已雖其

說時時少異於蔡氏而異者所以爲同也先生嘗誦
誦金先生之言曰在我言之則爲忠臣在人言之則
爲讒賊要歸於是而已豈不信哉至正六年門人南
臺監御史白野普化帖睦爾與其僚大梁楊公惠移
浙東廉訪使謂先生之遺書雖已行於世而學者倦
於繙錄使得鋟板以傳此誠學者之幸廉訪使既受
牒轉移浙東宣慰使請下屬郡取於校官羨財以給
資用如監察御史言於先生所著詩名物鈔八篇四
書叢說二十篇與讀書叢說皆刊行樞聞古之有道
有德者必推己之所明以發人之所未明已得之而
後施於人禮樂政教之謂也夫豈自爲己哉其或鮮
近無位不能見之事業將以正人心覺來世者莫大

手爲經自世學不明而士之爲經者各驚其偏私以
求聖人之意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言之愈廣而襲
之愈晦此世士之爲經者之所同病也先生不幸無
位退而求之於經不爲竒新不求近名率以救往說
之偏得聖人之意而會夫大中之歸既沒而其言立
其施於人者博矣宜其爲士所宗爲時所尚考行易
名而令聞長世也先生金華人其諱字世系言行本
末具今翰林直學士烏傷黃公潛所爲墓志序銘茲
不述至正七年丁亥歲夏五月壬寅朔序

讀大學叢說

序

章句序作三大節每節又分作兩段

自篇首至非後世所能及為第一節

首兩句言大學之用蓋自至之性言得於天之理人人皆同然其至不能齊言得於天之氣人人皆異是以至全之言因氣之昏牽引物欲故失其善一有至復其性言得其氣之至清至淳者為聖人自然能盡其性於是體天道立標準而教化其民欲人復其已失之性此原三皇二帝立教之始

三代之隆以下言設教之法至周大備

自及周之衰至壞亂極為第二節

周衰至鮮矣言上無聖君而聖人在下移其教於下君師之職始分此天運之失常世道之大變然教法尤詳聖人有位者其政教止及於當時孔子之道有所畀付筆之於書而傳教於萬



東陽許謙

世人雖沒而書則存後有興者可復振

俗儒記誦以下言人亡教熄

自天運循環至篇終為第二節

前段言程子應運而生上接孟子

後段言補程子而全孔曾之書

復性圖



陰陽五行相涵之圖



陰陽五行合下齊有非是先有陰陽後生五行古人察氣之來往
 便立陽陰之名又見流行者有微有甚又立五行之名康節推
 天地自開闢至于復闔十有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一元之
 間只是一箇大來往而已一元有十二會則子至巳會六萬四

千八百年爲氣之來爲陽午至亥會六萬四千八百年爲氣之
往爲陰一元十二會一會三十運一運十二世一世三十年一
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小而歲月日時大而元會
運世只一般今於一歲之氣上易見冬至之日陽氣生於九泉
之下至春則上至地面漸舒布夏而盛秋則收斂冬而伏藏又
復起于九泉矣循環無端以歲序則自春始爾一元亦不過如
此然則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之間各有陰陽有陰陽則有五行
矣

木神爲仁火神爲禮金神爲義水神爲智土神爲信凡言往來開
闔只是說氣然必有理爲之主氣譬如舟所以乘載理譬如施
所以運舟者也此所謂神即理之妙者也大抵說陰陽五行只
是說氣而理自然在其中

太玄木爲性仁金爲性義火爲性禮水爲性智土爲性信五性本
於五行者如此細玩其理無不脗合鄭康成乃謂水神爲信土
神爲智者非是

天之生人理氣俱到然有此氣故理有所泊是以談者多是先說

氣如中庸章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是也此序却先單說理然後言氣質又著然字反接蓋要見人性本善而全皆可為聖賢却被氣質有偏故受而生者不等是人皆可以學文又不可不學也

氣稟不齊大約且分四等曰清濁純駁清者智而濁者愚純粹者賢而駁雜者不肖此以四者不雜兩端極處言之若清多濁少濁多清少純多駁少駁多純少或清而駁或純而濁萬有不齊故人之資質各各不同

聰明睿智聖人之資質聰明不專在耳目蓋主於心而言也聽得精審見得明了皆是心上事睿是思通乎微智是知識周徧睿如物格智如知至

禮智之智性之名睿智之智質之稱

盡其性是知之到行之極兼上知全兩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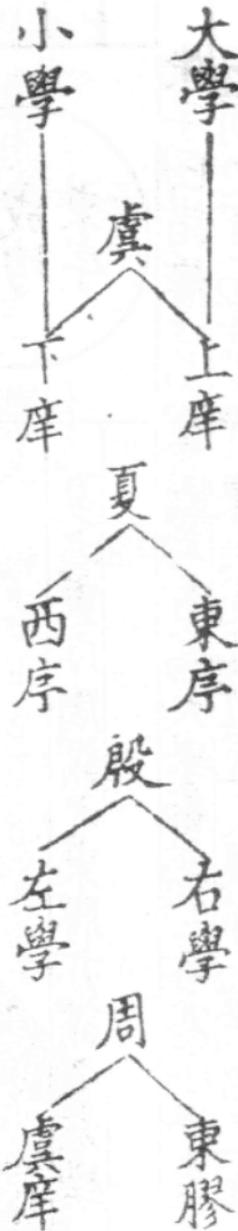
天命為君師天非能諄諄然命之也天理只在人心天下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堯舜之子而之舜禹人心既歸即知天命歸之矣故孟子曰天與之人與之

治者法制禁令賞善罰惡凡政事施設皆是教者躬行心得能感化而可推充者也大小學之教固在其中

極字本義是屋棟借以爲至高至中之喻今匠角亭子之棟最可見故曰至極之義標準之名此是聖人處天位爲父子則極於慈孝爲兄弟則極於友恭至於百度萬行一言一動無非天理之正中立此標準於上然後臣民莫不仰視爭趨興起而效之矣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胥子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曰百姓曰鄉萬民則司徒主鄉學之教曰胥子曰國子弟而成均又國孝之名則典樂主國學之教也

三代之降是專指夏禹商湯武王周公之盛時是言聖人一代之興必脩法度改制作亦因前代之舊而增益之至周公則大備矣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鄭氏注曰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

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在西郊孔氏疏曰養老必於學者為孝悌也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及庶人在官者



陳祥道曰四代之學如此而周又有辟雍成均黜宗之名記曰天子設四學周之制也蓋周之學成均居中成均以成性也又曰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其左東序其右黜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即祀先賢於西學也所謂祭於黜宗者也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